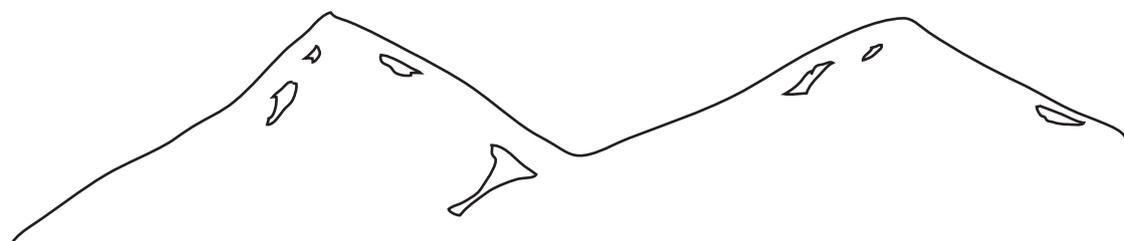


極圈計畫

成果報告書

20140611 - 20140713



張允菡 / 挪威

• 極圈之旅

和世界上其他壯闊波瀾的冒險航程一樣，起點總沒那麼偉大。驅使旅程出發的動力，只需要來自於被一則無意間瞥到的駐村徵求所吸引的好奇心，以及對於世界盡頭的期待和想像。藝術家在面對世界時，不甘心總被雙眼主宰，而探尋著挖掘出被稱為「本質上的」「意義」。

極地從一開始就警告我們了。沿著逐漸北上漸增的緯度，氣溫逆反地逐漸下降，它用極竣的氣候驅離人類，它要你離去，它說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然而人類的好奇心從古至今永遠無法滿足的前仆後繼，催促全世界的探險家們前來此地，試著將足跡與知識的邊界向前推進，然而，有些卻跌落在白茫的霧氣與海浪中，便再也沒有離開過。

在前年年底將動機信、作品集等申請文件寄出後，2013年春天裡的半夜我收到了回覆。展信前的忐忑，直到點開信中寫到：「…雖然在2013年你的計畫中未能入選，但我們非常開心能提供你一個2014年夏季極圈遠征的位置。…」十分意外地，除了確定加入北極行程外，還多了一年的準備時間。然而比原定計畫多出來的一年，不但沒有多了準備上的從容，反倒添了焦慮。「好像該先做點什麼」這樣的念頭縈繞不去，然而在日常工作繁忙的狀態下很難跳脫生活的現實去思考創作計畫，甚至連起頭都還毫無頭緒。對於北極旅程日期的倒數逼近，忙碌之餘更顯懊惱，擔心將難得的機會搞砸了。

一切又回到了最原初的提問，北極到底哪裡重要呢？在動機信的開頭我寫下：「當我們抵達北極點，站在這星球的頂端時，是否意味著我們站在全世界的上頭？」北極彷彿象徵著世界的起始點，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爭先恐後向上前去。強權的象徵永遠取決於自身勢力的擴張，朝向無人的邊際推進除了滿足競賽勝利的虛榮感外，更期待著證明自己踏入了人類未知的領域，成為當地唯一文明的奪標者。然而我們如何連結起自己與那未知大地的關聯？那裡從未有人常居存在，如何從個體的經驗逐漸擴大，再進一步地，過渡到了社群，進入人類社會，最後成為世界性的災難起源。

旅行啟程前，我在空白記事本的第一頁象徵抄下了極北之地的小島圖勒（Thule）第一次於人類想像中現身的話語：

「由既不是水也不是空氣的物質組成，或者說是前兩者的混合」

「陸地和水都懸浮著，既不能踏足也不能航行」

— 皮西亞斯 Pytheas

這段幻想中的未竟之地，提示著自己即將迎面而來的未知，卻也是想像未曾抵達的彼端。

出發所必須做的準備就是面對北極的第一個想像挑戰。六月的台灣雖只是夏天的開始，但穿著短袖短褲而面對即將前往氣溫直探0度的極圈，在此之前也沒到過下雪的地方旅行，打包實在沒概念。當初召集人Aaron寄來的信裡詳細列出了物品清單要準備哪些禦寒衣物，甚至靴子也得準備兩雙。不斷反覆細讀，依舊很難判斷怎麼樣的準備才算充分。一個人的旅行最後捨棄了拖行李箱而選擇65公升的登山背包，將一個月的生活扛上肩。而打包的戲碼無論如何提前準備，永遠在最後一個晚上才是真實戰場，再怎麼精簡行李，厚重的冬衣塞下兩件就差不多了。背上頂著登山包，前方掛著塞了電腦相機的背包，大半夜的對於明日即將啟程有些興奮在住處公寓的樓梯走上走下，結果喘得差點沒把腰折斷。

從踏進了海關的那一步開始，與北極的距離逐漸縮減，朝它而去。

因為時區的轉換，抵達奧斯陸後在機場待上一夜，準備隔天一早飛往朗伊爾城（Longyearbyen）。坐在為了轉機旅客設計的躺椅上，刷著手機上網打發等待的22個小時。北歐的高緯度使得白日和夜晚的交替並不明顯，瞪著落地窗外從天藍逐漸灰暗深藍又再度露出魚肚白，在半眨半醒的恍惚之間，奇幻時刻在夢與現實的邊際晃盪，彷彿做為北極的前哨，即將踏入那再也分不清的國度。

飛往朗伊爾城的飛機上，窗外從原本綠意與光影交駁的田園景象忽地躍入大海，過了幾個小時候眼前方才出現一片白皚大地。白淨緩和、抹除所有線條綿延至了地平線的盡頭，以及穿插其中彷彿一脈枝葉開展的稜線。

降落的機場邊際是海，放眼望去四周都是覆蓋著白雪的山脈，彷彿直接自海底矗立升起，被水波包圍著。

朗伊爾城位處挪威的東北方，是斯瓦巴群島（Svalbard）最大的斯匹茲卑爾根島（Spitsbergen）裡，人口最多的城鎮（也不過約莫2000人）。斯匹茲卑爾根島上主要發展的兩大產業，一為現在仍進行中的開採煤礦，作為20世紀的主要經濟活動，另一則同樣成為文化遺產的捕鯨業。據說在那些峽灣，17世紀曾有千百計的鯨魚被拖上岸，在岸邊宰殺烹煮，最後融化作大量的鯨油運回歐洲買賣。朗伊爾城目前因觀光業逐漸盛興，除了有博物館、大學研究中心外，還有不少的登山戶外用品店以、觀光小店和酒吧，同時也提供許多的當地旅遊體驗行。然而，鎮的規模仍舊小到每條路都不需要名字。在所有的參與者陸續抵達的第一個晚上，所有人被邀請到小鎮上的餐廳一同晚餐，彼此相互介紹認識。席間20幾位大部分是美國和加拿大人，其他也有來自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亞裔臉孔只有我一人。但，城裡倒是不少。因為朗伊爾城自1906年開始發展採礦業至今，當地一位礦場主人娶了位泰國太太，後來親戚、朋友們也開始逐漸來到此地工作，因此在鎮上也很常見到東方臉孔走動，甚至還有間泰國餐廳。前一兩天都在城裡晃晃，為了十幾天的航程做些採買準備。甚至大家相約去了Airship博物館，小小的兩層樓裡面莫名收藏了不少關於1900年初，歐洲各國競相前往北極探險的相關文件資料。







六月的夏天，當地的每日氣溫只有約莫1、2度，偶爾陰天飄雪感覺就更冷些。但是全日永晝的窗外始終亮晃晃，即便到了晚上仍得拉起窗簾，睜眼醒來也難以判斷時間究竟過了多久，連是否睡著都不很確定，清晨四點醒來窗外跟下午四點一樣亮。鼻子被曬得泛紅的有點刺痛。

登船後，沒有網路、沒有電話收訊，只有緊急用的衛星電話，踏上甲板就和外在世界道別，與現代社會失聯直到十四天後返回岸上。早上擔心緊張反胃其實也不敢多吃，但無論氣候或暈船，Aaron都說，就用身體adjust it吧。

我們搭乘一艘名為「Antigua」的三桅帆船，登船後還在遲緩的理解身體怎麼反應著水平垂直逆時針順時針交錯進行的搖晃，船長卻已立刻開始集合眾人，叨念著安全逃生的每個步驟。在一連串的指示結束，大家緩緩返回船艙時的一瞬間聽到警鈴大作，即使心知肚明所謂「演習」依舊還是慌張。頭昏腦脹的在船艙內跑上跑下，側身快步通過狹窄的走道樓梯間，拿著標上編號的救生衣站在甲板上。然後半眯著眼撐著快反胃的心情，船長淡定的說，你們都表現得很好。

朗伊爾城所處緯度已是北緯78度左右，出發後我們將繞行島的西半部，一路直探北緯80度，最後在底線前因海冰太多而折返。途中經過的一切地方皆為自然保留區。我們不能帶走任何東西，也不許留下。本次極圈計畫參與者共28人，加上嚮導等工作人員，一行人被安頓在船上進行兩個禮拜的航程，與外在失聯後，唯一每天更新的消息是德國籍船長熱中的世足賽戰況。旅途中我們不斷地被耳提面命著訪客的身分，的確，就像打擾造訪了世界盡頭，在旅行的大半過程中，除了我們以外，鮮少見到其他人類出沒。而所有曾經是人類活動的痕跡，包含殘破而封存的建築、翻倒覆蓋在沙灘上的木船，沿著海岸線散落一地，一壟一壟的鯨魚與海豹骨頭等等。在斯匹茲卑爾根島，人類於1946年後的活動痕跡被定義為文化遺產，被遺留下在島嶼的一切，那些所謂自詡為文明隱隱流過的。





每天早上，嚮導告知大家即將定錨與登陸的地點後，便會由小艇載著欲前往的成員，進行約莫兩小時的登陸行程。由於正逢北極熊開始活動狩獵的季節，登陸地點會由三位背著來福槍的嚮導劃定一個三角形的活動範圍。午餐過後，通常會進行第二次的登陸，也可選擇探勘健行。雖說是健行，不過就是一小撮人在登陸後看著遙遠的山脈或是海岸，選定方向後就一路前去。下午包括點心時段，每個人可以輪流和嚮導討論計畫需要的執行規模或是地景。晚餐後是兩天一次輪流的個人簡報，包括嚮導簡介關於極圈冰河、北極熊等極地資訊，後續則是由每位參與成員自由登記順序，分享自己的作品、計畫等等。

參與成員來自許多不同領域，除了大部分與我相仿的藝術創作者，有在科技產業研究光學技術的科學家，有居住在加拿大早已習慣冷冽空氣，喜愛在家裡農場植栽的詩人，或是曾在布希擔任州長時設計官邸的建築師，也有哈佛畢業小有名氣的暢銷書漂亮作家，以及著迷於鳥類勝過於人類的探險家編輯。個人簡報總是船上進行一千零一夜的天方夜譚。在當時身處極圈的一艘小船上，乘著存在遙遠的圖片和文字中，每個人娓娓描述著在他方累積的生命故事。我們被物理距離隔離在所有被建構起的文明以外，眾人逐漸褪去社會化的包覆而各自來到極圈，文本卻搖身一變成為遙遠他方的傳說。

我們偶爾會在一名已在大學教著漫畫的老師簡報中，聽她以快節奏的語調在十分鐘內迅速地穿越了60年代以降的美國漫畫史，又或著聽科學家拿著船上每天備好的柳丁蘋果，插上小旗子而努力的解說著台灣小學生熟悉不過的地球自轉與公轉所經歷的夏至。噢對，夏至，剛好就是那幾天。在極圈的那段日子裡我們一同度過了365天裡地球上最漫長的白天。然而早在踏入高緯度的夏日裡，白晝毫無間歇的接力，在時而航行時而停泊的旅程中，難以辨識日子的起落轉移，時間感伴隨消失在永無止盡的航行裡。













在整段旅程中，我們曾經登陸了幾處依舊還有人居住的城鎮。分別是Ny-Ålesund，及兩個俄羅斯屬地Barentsburg及Pyramiden。

Ny-Ålesund是目前全球最北邊的有人居住的小鎮，位處北緯79度。小鎮過去也是作為採礦場的所在，仍保存著當時的建物包括旅館、學校等等，而在1964年轉為發展成國際科學研究站，來自加拿大、德國、中國、印度、澳洲等地的科學家聚集在此，平時約莫40人駐紮，而進入夏日的「旺季」則會多至兩百人左右。小鎮裡的建築物多作為各國科學研究站，也有全世界最北邊的郵局，大家在進入鎮上前被告知必須老實走在道路上不可亂跑，以免無意間干擾了研究結果。而 Ny-Ålesund 作為先進的前鋒，它還標榜自身是「綠色小鎮」，在當地不會遺留任何垃圾，所有廢棄物都會經過非常繁複的減量和回收程序。而小鎮的區域旁有座鐵塔，是史上第一位搭乘飛船飛越北極點的探險家Amundsen的出發地。

Barentsburg及Pyramiden則同為俄羅斯的屬地，前者為現存唯一仍有俄國人在此工作與生活，但Pyramiden的命運就大不相同了。名字由來是形容山頂彷彿金字塔的稜角與地層外貌，它同樣曾做為採礦區，但一開始由瑞典管理，1926年賣給了蘇維埃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俄國為了防止它被佔領而選擇燒毀大多數的建築，並在1998年停工，撤離當時的居民。後來，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包括農場、文化中心、醫院、游泳池等等隨之荒廢，卻成為了時間中止的棲息地。目前整個城鎮只剩餘20多人，為的是俄國打算將鎮上的廢鐵金屬運回本島重新利用，全鎮只有兩座建築物依舊使用中，一為供給全鎮電力來源的發電廠，另一則是提供當地工人以及偶爾來此拜訪的觀光客住所的老旅店。Pyramiden裡只有一支電話，直升機每個禮拜來輸送一次物資及郵件，若有醫療需求則必須回到Longyearbyen。但在荒涼的鎮上漫步，會經過空蕩蕩的醫院、關閉的農場、許多空無一人的宿舍及小屋。據說，鎮上最長（不過200公尺吧？）的路，因為路名太長而被居民幽默戲稱為「香榭大道」。但Pyramiden近年來成為國家探索頻道票選為世界十大鬼城之一，因此逐漸朝向觀光發展。











• 思考

每個人當初在申請極圈計畫時，都必須提出一份完整的作品提案，但包含我在內，在開始航行之後的旅程裡，沒多久紛紛放棄了原訂計畫。極圈裡的地貌超出了我們有限的想像，原訂計畫在巨大的地景前顯得薄弱而可笑，與其說是放棄，不如說是明白了自身的無足輕重。或許說，在那樣巨大強烈存在的地景前，它自身的毫無保留成了一種絕對的舞台，藝術家的任何操作成為唯一的人類活動，在反差的對映下理所當然地成立，以藝術作品之名。然而，與強大的自然環境形成強烈對比，人類的動作更顯徒勞而渺小。

極端氣候使人們的生存條件變得嚴峻，因此捍衛了最後一席被人類侵佔的可能，極圈展露了已經幾乎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僅有的純粹。而「人」在極圈的一切，回到了最本質原初的生存。在這裡才是平等的吧。人也是動物，但人的生存能力是什麼呢？我不斷這樣想著。

藝術其實離得好遠，好後設。

我們這樣一行人的組合，大多為視覺藝術家，其他則包括科學家、建築師、劇作家、作家、詩人、身兼探險家的編輯等。這群工作能力大部分奠基於腦內的人們，在穿著許多層保暖衣物下踏進極圈，被一艘設備糧食俱全的現代動力帆船載著，被配備來福槍的當地嚮導保護著。整艘船彷彿是世界的盡頭裡唯一人類逐步起的文明與社會結構，思考活動蓬勃的地方。我忍不住偷笑，我們被如此嚴密的保護著，彷彿作為人類最後的傳承者，藝術真的這麼重要嗎？

過去所有建構的認知在這裡完全被打垮，包括眼見為憑，包括丈量世界的依憑，包括人類引以為傲自以為深刻的思考，在這個不需要語言的世界盡頭裡每天只會被眼前的一切擊潰。的確這裡只需要一種生存的本能，而身為人類這種自詡高智慧的物種除了發明一層又一層的高科技保暖恆溫排汗衣物在這卻依舊只能把自己包裹成球。在極圈裡，存在當下的直覺式反應，早已沒有任何普遍經驗存在。

在極圈旅行十幾天的日子裡，幾乎每天捧著一杯熱茶站在甲板上，什麼也不做的就看著山脈緩慢地從眼前緩慢平移過去。對於原訂創作計畫的停滯，說不焦慮也是逞強，卻是真的什麼也做不了。旅者總習慣隨身總帶上幾本書，陪伴計畫中不知何時冒出的空白。我偶爾讀著尼可拉斯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關係美學》裡那通過人與人交錯複雜的交往，討論藝術能如何穿透社會，關於生產模式的進行，所有的思考被擺置在文字與形式的後面再後面。然而一踏出船艙，在幅員廣大又巨大的地景下被自然包圍環繞，如果說藝術總是作為人類嘗試理解真實世界的甬道，在這裡卻無消多說，強烈地感受著自己的存在即成為真實。

在船艙內許多時候不過就是等待。等著上岸，等著午餐，等著工作，等著晚餐，等著簡報，最後等著爬上床鋪睡去。即使眼睛闔上又睜開後，一樣都是白天。然而窩在窄小的船艙讀著《冰雪紀行》，卻彷彿又是另一場冒險。德國怪才導演荷索在得知自己朋友生了重病後，決定自慕尼黑啟程至巴黎，只是行進的方式是選擇緩慢又孤獨的步行，為期近三個星期。他堅信自己若能抵達，對方勢必也是能夠康復的，依憑著對於彼端莫名的執念和意志力前進，而《冰雪紀行》便是他在酷寒的天氣中遠征遇到的所有狀況下的詳實日記，裡頭就簡單而貼近地描寫著每日行進間的瑣事、身體狀況、路徑，甚至闖入民宅等等。書裡幾乎沒有為了使經驗被讀者理解而多做什麼解釋，但在幾近於白描的描述裡，彷彿和荷索一樣在雪地裡踏著緩慢的推進裡，讓身體持續運作的行進成了唯一所需要的目的，務實的勞動著。如何在這樣純粹勞動的身體中挖掘，或說還能有任何心靈活動嗎？我們只能為了那不知何時方能抵達，行進間不斷反覆地自問著終點的千百種可能，甚至連當下都顯得不確定。被身體拉長，然而思考卻只能透過身體化解對於靜止的焦慮，在看似可笑而緩不濟急的過程中，追尋終點後，身體在勞動中得以解脫得以重新認知距離的意義。

思考成為一趟漫長的旅程，只能看著遠如北極星的信念錨定自我，相信方能抵達彼岸，而一切終將在後頭展開。





• 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對照

— 國外

其實國外對於極地的探險旅行始終熱衷。曾經看過一部電影《給冰山的情書Burning Ice》，便是由非營利組織Cape Farewell執行規劃。一開始是由藝術家David Buckland 開始企劃，主要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後來則擴展涵蓋了倫敦的科學博物館、倫敦雀兒喜藝術學院，以及北美洲基金會等機構共同成立的非營利組織計畫。計畫執行則主要聚焦於藝術、氣象科學、參與行動與青少年計畫。《給冰山的情書》一片便是記錄該組織在2008年召集了包含 Sophie Calle、Laurie Anderson、阪本龍一等國際知名藝術家、劇作家、音樂家、表演者等前往格陵蘭島。在這段航行影像中看見了各不同領域的個體如何透過創作回應北極，凸顯了藝術作為人類行為在面對極端氣候的自然下仍能如何交互作用。

參考網站：<http://www.capefarewell.com/>

《航向世界的盡頭 Expeditio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則是去年由丹麥和英國共同拍攝的紀錄片，同樣由一艘載了藝術家、攝影師、動物學家、科學家等人前往格陵蘭島的東北邊探尋。相較於《給冰山的情書》，這支紀錄片的角度偏向內部關照，在以個體自身的角度，拋出許多對於北極的觀察與回應。

參考網站：<http://expeditionthemovie.dk>

極圈計畫的朋友捎信來說，在網路上看到了今年剛發行的紀錄片《Even that Void》，這即是2011年參與極圈計畫的藝術家所拍攝記錄而成，內容詳實記錄了極圈計畫的旅程。

參考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hdgelW0F9U>

—國內

之前曾參與過極圈計畫的台灣藝術家不在少數，每年幾乎都有一位獲選參加，從2009年的崔廣宇、2010年的鄧兆旻、2012的李佳玲等人。

崔廣宇依循著自我的脈絡，《2009極地日記：錯誤的冰塊》便是描述著自身抵達了極地後的異地思考，他思考著如何揭露環境背後「隱形的系統」：如何用藝術家的角度，詮釋科學研究裡的自然問題。而崔廣宇繼續操作著澱積在自身上的生活與文化習慣，在極地開展了一連串的對照行為，甚至是在返回台北後，反身塑造出對於極地的印象與想像。不斷地透過地裡位置上的交錯映照，提問著人對於生存與環境的思考。

鄧兆旻的創作分成了兩部分，一為以自己作為出發點的測量，他帶了自家房間的平面圖，在極圈的陸地上，重新測量出一比一的大小範圍，並在四個角落插上紅色的測量桿。然而伴隨著未曾停歇的漂移，他感覺著自己「被拒絕」的狀態越顯強烈，於是在船隻的前後架設了攝影機，拍攝著不斷前行與離開的過程。那些其實我們無從辨認起差異的起伏影像，展露了我們在巨大地景前喪失的一切測量座標與感知。

李佳玲關注的是自身移動和歸屬的狀態，並且投射到北極的現實。她要求自己在出發前的作品計畫設定是不帶任何消耗性素材前往，因為在全球及北極的連結裡，她認為自己身為人類的一份子已經無意識地消耗了太多自然資源。而她與服裝設計師配合，穿上特定的服飾進行表演影像的開始。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全球議題裡，李佳玲選擇以「哭」這項人類的自然行為作為藝術語言。透過「哭」的呈現，人類迴返自然的情緒究竟能對社會性的結構產生什麼呢？

• 出國行程表

— 6/11~7/1 台北—挪威, 朗伊爾城

- 6月11~12日

自台北—桃園機場啟程，隔日抵達挪威奧斯陸。

- 6月13日

抵達挪威屬地斯瓦巴群島(Svalbard)，其中最大的斯匹茲卑爾根島 (Spitsbergen) 中最多人居住的城鎮及唯一的機場所在地，朗伊爾城 (Loneyarbyen)。所在地已高達北緯78度，位處北極圈內。與召集人以及其他參與人員會合後，6/13、14在朗伊爾城做出發準備，15日登船。

- 6月15~28日

搭船航行，全體含嚮導共31人，沿著斯匹茲卑爾根島西半部航行。早上視狀況安排搭乘小艇登陸，進行個人作品計畫或場地勘查。中午午餐後，有時原地登陸或可選擇參與探勘健行，時程約兩個小時。結束後在船上可與嚮導及召集人討論各作品計畫執行可能。晚上則會有嚮導進行關於極圈資料的解說，以及參與人員輪流個人簡報。途經許多峽灣，及三個目前仍有人居住的小鎮，分別是全世界最北邊的小鎮，同時作為科學觀測站集散地的Ny-Ålesund，及兩個俄羅斯屬地Barentsburg及Pyramiden。

- 6/29~30日

回到朗伊爾城，30日休息及最後晚餐會晤。

- 7月1日

離開，飛回奧斯陸。

—7/1~7/6 挪威—冰島

自奧斯陸前往冰島。冰島與台灣有某些地理上的同質性，因位處歐亞與北美洲板塊交接處，同樣火山地形與島嶼型態，卻因為地處高緯度而使地景差異更大。國土面積大約為台灣的三倍，人口卻只有約30萬人。

在冰島的主要行程在首都雷克亞維克（Reykjavik）以步行的方式在城區裡穿梭，探訪包括（當代）美術館、現代美術館、哈爾格林姆大教堂（Hallgrímskirkja）、Harpa音樂廳暨國際會議中心等。

—7/6~7/13 挪威—台北

在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停留一個星期，前往探查挪威現代及當代藝術，以及社會文化發展概況，以公共或私人藝術機構為主要觀察對象。

參訪地點：

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of Norway

雕塑公園 Ekebergparken

奧斯陸 Astrup Fearnley Museet 美術館

孟克美術館 MunchMuseet

維京船博物館 Vikingskipshuset

奧斯陸跨文化博物館 Interkulturelt museum

當代美術館 Museet for samtidskunst

建築美術館 Nasjonalmuseet

挪威海尼·翁斯塔藝術中心 Henie Onstad Kunstsenter

歷史博物館 Historisk Museum

奧斯陸國家歌劇院 Den Norske Opera & Ballet

• 後記

自極圈返回到奧斯陸機場時，第一個念頭是眼前好多訊息、好多人、好擠。好不習慣。

在極圈極致的環境對照下，消滅了一切人類文明存在的可能與必要，反覆詰問著自己藝術究竟為什麼存在，真的重要嗎？當極圈向你展露了沒有人類的世界會比較好，又該怎麼說服自己，倍感渺小的人類除了「存在」外，還有其他意義之所在？在地球的邊緣感受到自我的強烈體認，卻又伴隨巨大的質疑與困惑席捲而來。

然而在奧斯陸則是不斷肯定著人的精神文化活動，並非透過物質性的掠奪與征服，而是在追尋著穩定生活中不斷頌揚並肯定著人的價值。認識一座城市，除了用腦袋試著理解人們怎麼思考生活，要不就是用身體貼著城市的街道脈搏行進。而奧斯陸即是一個高度精神文明發展的城市，適逢挪威憲法頒佈兩百年，在博物館或美術館內，恰好遇見不少針對「自由」概念進行討論演繹的展覽。

對於藝術創作者而言，在旅程中經歷的一切，依舊很難堆砌成在某些當下撩起而最後造成巨大改變，但生命經驗總在持續地嘗試與碰撞中，無時無刻地積累又變化流動著。藝遊計畫給予藝術創作者幸運地在成人階段仍能如同孩子般的好奇與大膽嘗試，在出走中，而某些本質上的自我，就在經驗的翻攪與驗證中被重新形塑了。同樣地，在創作上的發展與其說展現自己曾在北極進行什麼樣的創作與思考，這些片段或許紊亂而破碎，但目前自己更在乎的是如何傳遞這些將話語遠遠拋至在後的經驗吧。而自北方返回後，最強烈的感受是所有感知、判斷等的基礎彷彿都被鬆動而崩解，必須重新建構，重新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了。

我的創作計畫最後仍舊變動著，預計且希望能在2015年有個完整發表。藝遊計畫提供我們的想像一股動能。因為這個世界無論讓我們再怎麼樣的想像，一定在我們動身而抵達的那一刻起，產生了變化。它終究超越了想像，帶你重新理解原本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他方。

